



梦里的冬天

陈来峰(河南)

我将梦
绘制成画
将冬天
绘成五彩的颜色
我将青春
涂上甜美的记忆
将童年
装进冬天的小摇车
看那风雪漫漫
任那天寒地冻
却挡不住
我
爱的脚步
踏碎时光的泥泞
留下
脚印一串

冬储

刘志洲(甘肃)

一阵阵寒冷的风
犹如漂泊天涯的游子
怀揣着一缕情丝
投入村庄的怀抱

农家小院的屋檐下
一串串火红的辣椒
一条条诱人的蒜辫子
一橡橡金黄的玉米棒子
一方方诱人的萝卜干
一片片晒蔫的白菜秧子

还有,刚刚下的最后一茬豆角
和一杆杆翠绿的秋菜
在懒洋洋、乏兮兮的暖阳中
散发着馨香
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

鸟雀的眼睛里写满了惬意
平日里不起眼的芦花公鸡
鸣叫也比往日高亢了许多
母亲的脸红中飘出故乡的味道

油泼辣子、酸白菜、腌萝卜干
面红、色绿、爽口、耐嚼
一抹乡愁腾空而起
噢!冬储,储冬

四季之爱

李磊(云南)

枝头的新绿
是和风唤醒
大地的音符
百花争艳
装点这多彩的世界
这希望的季节啊
叫我怎能不爱您

一轮骄阳
传递火辣的情丝
嗅荷花之清香
呷一杯冷饮
这火热中
寻觅清凉的季节啊
叫我怎能不爱您

瓜果飘香
缀满枝头的丰硕
品尝劳动的果实
采摘收获的喜悦
这丰收的季节啊
叫我怎能不爱您

雪花飞舞
世界一片圣洁
将尘世纷繁
悉数掩埋
燃一炉火
温暖你我
这暖意的季节啊
叫我怎能不爱您

每一个季节
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逐梦的人生
亦有不同的收获
叫我怎能不爱
这人生的四季



烹雪煮茶

张念龙(黑龙江)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是文人的雅趣。对于上世纪的东北农村来说,虽然不讲究雅正,但是火炉、水壶、茶缸,一袋普通的茶叶,左邻右舍,前后两院,东西两头来串门子的人围坐一起,喝着茶,唠唠嗑,拉拉呱,扯扯家常,说里长短,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火炉有三种,一种是铁皮的,一种是铸铁的,一种是砖砌的。铁皮和铸铁的热得快,凉得也快;砖砌的保温时间长,但占有空间大。很多家炉子上面都不盖盖子,经常坐着一个水壶。水烧热了,就用来洗脸洗头洗衣服,然后再蓄满,等烧开了,就灌在暖壶里,方便随时用。

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陪着唠嗑,小孩子负责生炉子,烧水沏茶。那时我的奇思妙想比较多,看

书上说烹雪煮茶,也学着去做。拿着水壶到园子里,挖新下的雪,但要小心莫触到底。刚刚下过的雪比较松软,收起一壶,烧开还不到半壶,水并不是很清,有些发黄,像米酒一般,不敢入口。

赶上连雪天,外面的树上积满了雪,就端个大盆,放在树下面,轻轻抖动树枝,雪被震落下来,正好落在大盆里。积少成多,收得冒鼓,尖山一大盆,端进屋里,放在炉子上烧。树上的雪没经过地面尘土的混杂,所以杂质会少许多,烧出来的水比较清亮,特别适合泡茶。

茶也不过是些家常茶叶,当时常喝的一个牌子叫猴王,他家的茶是将一些次等的茶叶收集在一起,用些茉莉花窨一下,喝起来既有茶香,又有花香,大家一起喝

得有滋有味。

有时,炒上一大簸箕瓜子,沏上一壶茶,大家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唠着闲嗑。炉膛里的火呼呼呼地燃烧,浓浓的茶香、花香混着浓浓的瓜子香在小屋里横冲直撞。炕头热乎乎的,屋里热烘烘的,客人们喝上一口,尝到了茶叶香甜,就问我家茶是哪里买的。

父母告诉他们哪哪儿买的,他们很纳闷地说:“我家也是在那儿买的,怎么没有这茶叶好喝。”我心里自豪,在一旁说道:“不是茶叶的事,是水的问题。”客人们就问:“都是井里打上来的水,难道你家井里放了糖?”大家都笑了,我也忍不住,告诉他们:“今天的水是外面的雪。”

客人们就夸了我几句,说:

翻山越岭的乡愁

赵自力(湖北)

正式开始了。玩灯队伍挨家挨户送去问候和祝福,锣鼓一路相伴,家家悬灯相迎。玩灯必定少不了舞狮,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影摇曳中,唱的跳的舞的,把小山村渲染得格外热闹。有外村的村民早早赶来,他们多半是本村人的亲戚。那时接亲戚来看灯,可是村子之间低调的较量。

本村的灯玩过后,按照周边村子默认的先后顺序,得拉出去玩了。每天晚上上去一个村,可以从腊月初一直玩到小年那一天。腊月正赶上学生放寒假,所以每次去别的村玩灯,我们小孩子必定都提着灯笼跟在后面。夜幕降临,

一支几十人的玩灯队伍走在山路上,人手一盏灯,再加上我们这些编外人员,着实壮观。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灯火相连,远远看去,像一条龙蜿蜒前行,别有一番韵味。一路上除了匆匆的脚步声,还有大人们的笑谈声,我们小孩子自然也不肯消停,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一脸的兴奋。偶尔有野兽的叫声,一下子把夜晚衬托得安静起来。不时还有寒鸦惊叫飞起,我们是见怪不怪,一心只想去邻村表演,显显本事。

表演完了常常是夜里十一二点,大家收拾道具抓紧时间往回赶,我们小孩子是早有困意了,在

大人们轮番讲述的各种故事的刺激下,一个个强打精神。在漆黑的夜晚,提着灯笼,翻山越岭,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每次半夜回家,母亲总是一边烤火,一边打着盹候着我们。门上插的那盏灯,总被她点得亮亮的,看了就觉得暖暖的。

新年一到,玩灯就结束了。乡亲们以这种方式辞旧迎新,也把乡村温暖了一年又一年。毕业参加工作后,总打听老家何时玩灯。父亲说玩不起来了,乡亲们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留守的人太少了,我不禁总感到一阵失望。

每到冬天,总有一种乡愁翻山越岭,朝故乡蔓延开去。

成都记忆:担水匠 砍柴人 捡瓦人

李有智(四川)

担水匠

几十年前的成都,生活着一些靠给别人下力担水维持生活的苦命人,平时大家习惯喊他们叫“担担匠”。

“担担匠”当时社会也需要他们的服务。一般来说,这些人莫得文化、莫得手艺,更莫得本钱。唯一的“资本”,是力气。唯一的资产,就是水桶,一挑很大的水桶。

当年在正通顺街、北东街、新开寺一带担水的“担担匠”,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矮老头,胡子拉碴的。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永远围着一件黑色橡胶围腰。脚下一双烂胶鞋,两块轮胎皮从克膝头儿绑起,一直往下盖住脚背。这种装备打头,是他职业的标配。他给别人担水是一挑三分钱,上楼五分钱。那时成都,所谓“上楼”就是那种一楼一底的木质建筑,仅仅是两层楼而已。“担担匠”天不见亮就开始一天的营生,走街串巷两个胶皮吧嗒吧嗒一阵响。听到这个声音,院坝里面的人就晓得喊:担担匠,担一挑水来哈。

记得小时候,我就曾想:“担担匠”那么老了,那么大的桶他担得到几年?上世纪七十年代

砍柴人

杆上捆一根棕绳子,上面别一个锤锤,一把斧头,一根铤子。走一路,喊一路,喊得很奇怪:“砍树圪兜儿——”,然后停顿多久:“砍柴划子”!而且他把“砍”子喊得很轻,把“树圪兜儿”喊得很响亮很绵长,久而久之,居民直接喊他们叫“树圪兜儿”。

树圪兜儿好理解,“柴划子”是啥子呢?其实就是柴棒棒,砍开了,就叫“柴划子”。成都人的语言习惯总是有些怪的,挑水非要说“担水”,劈柴硬要说“划柴”,“划”不仅有砍的意思,比如:划高粱秆,划篾条,到医院动手术叫“划肚皮”。

成都居民进入烧蜂窝煤时代,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此之前,只要你食人间烟火,那就要在灶里面烧柴煮饭,吊壶烧水。烧火的时候,遇到树圪兜儿和粗大的柴棒棒,家里没有工具,或者没有力气。划不开,砍不动,灶口小填不进,于是就只有等砍“树圪兜儿”的来了,把柴棒棒树圪兜儿

抱出来,放到街沿边上。砍柴的人拿起铤子,找个缝缝下手,几锤子下去,再用斧头照裂口砍。要不了一会儿,树圪兜儿柴棒棒就变成一堆耐烧经熬的“柴划子”了。角把钱,一碗水,“树圪兜儿”收拾好工具,又长声吆吆地喊起走了;砍树圪兜儿——砍柴划子——

捡瓦

捡瓦。这种营生因为不是开铺面的,所以也是不停吆喝喊唱:“捡亮瓦——捡漏瓦——”。

成都旧时的民居,不管是临街铺面或小庭院坝,多是平房。特别是住铺面的居民,一块块门板倒是过风透气,但是缺点就是没有窗子。房子里面采光,全靠屋顶的几匹亮瓦。亮瓦其实就普通玻璃,只是烧制成和瓦一样有弧度。比普通瓦长,大约有四十厘米,体积要大一些。盖上一整块就是一束光亮。遇到太阳出来,黑黢黢的房间里面,就会有一束长方的光透射进来。

风吹落叶,泥沙灰尘,时间长了,房顶上亮瓦就不亮了。日晒雨淋,年久陈旧,屋顶上的瓦也会稀疏滑动,裂缝冰开。遇到下雨,经常出现外面大雨,屋头小雨。盆盆碗碗,桶儿钵钵,啥子

都拿来接漏。好不容易耐到天晴,这个时候,就盼“捡亮瓦——捡漏瓦——”那熟悉的声音。

捡瓦的人装备简单但是麻烦,右边肩上要扛一个很长很长的木梯子,左手还得拿一根很长很长的竹竿竿。竹竿竿上绑了一个铁钩,遇到一般的瓦破了,漏缝了,他只需要站在房间里面,用长竿竿钩一钩,刮一刮,很快就整好了。遇到房顶上的瓦烂了,他就只有搭起梯子爬上房顶,一块一块的捡。烂得凶,需要添瓦,他就在屋顶瓦脊处抽几块出来,拆东墙补西墙,反正把屋漏捡好。捡瓦莫得定价,那阵的人也不那么计较,合适就对了,很少为此扯皮。

我最喜欢捡瓦的人。每次都要跟到撵几条街。捡瓦的人,经常会在房子的瓦槽子上捡到诸如乒乓球、板羽球、鸡毛毽这些东西,都会丢给下面看热闹的娃娃。记得有一次,我竟然从捡瓦人抛下的惊喜中,抢到了一个六道门的响簧!

注释:

长声吆吆:有声有调的吆喝
梭:移动了
克膝头儿:膝盖
冰开:裂开

那一片金灿灿的信念

邢彦冬(吉林)

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让我感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纯粹,纯粹的质朴,纯粹的深情。我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女孩站在辽阔空旷的大地上,带着希冀与热情展开双臂,迷失在那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地里,“却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出。”

金灿灿的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们是光辉、信念、热情、奔放的象征,像太阳一样给人爱和温暖。李娟笔下的那片向日葵,是饱满丰盈有生命力的,夹杂着许多沉重和勇气,定格成苍茫大地上一抹最绚烂的金色。

无论是乌伦古河的恩赐,大地的馈赠,还是金色之外的沉重,荒凉之中的辛苦,作者的文字里没有一丝抱怨,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生活始终不灭的希望和热情。“但所有人只热衷于捕捉向日葵金色的辉煌瞬间,无人在意金色之外的来龙去脉。”向日葵从播种到打杈,其间施肥、除草、洒药、灌溉,成熟后砍花盘、敲花盘,这要经历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有一年,母亲连续补种了四茬,都被鹅喉铃啃食糟塌,旱灾又导致严重缺水,为防止上流截流,母亲整夜守在水渠旁。到了授粉时,千辛万苦花杈蜜蜜蜂,收获时,想尽办法找短工,最后四百多袋葵花籽母亲来回扛了两百多回,终于把金灿灿的葵花变成了黑压压的财富,也完成了一轮与自然较量。

“地窝子”是茫茫荒野上突兀的存在,而那些鸡、鸭、兔、大狗丑丑、小狗赛虎,凌乱堆放的杂物,让这里生机勃勃。尽管沙尘暴肆虐,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土……吃上一口的时候稀饭还是白的,吃到下一口,饭上就糊了黑黑的厚厚的一层。”依然挡不住这里最诱人的人间烟火。细腻的情感,贯穿在每一个无奈琐碎的生活、劳动瞬间;狂风呼啸中一团黑的地窝子、电站地下室慌乱地洗澡,哈萨克村庄一夜的惆怅、黑夜里搬家的凌乱狼狈……对于这一切现实,作者平静欣然地接受并拥抱,若没有一颗如同向日葵般热烈温暖的心,那是做不到的。

作者笔下的自然,虽然流露出对人类破坏的拷问与悲伤,但更多的是对自然恩赐的赞美和歌颂。对贪婪的人们疯狂挖掘“戈壁玉”表现出的痛心,对人们过度施肥而对土地毁坏的感慨,再到对清澈辽阔的乌伦古河的惊叹之情,对辽阔大地尽情给予的感恩之情。她深切地反思,大地的给予并不是理所应当。一把沙、一滴水、一粒种子,一花一叶之间,她把最深沉的爱融入进去,让信念在天地间行走。

是的,金色的信念,在那一片金色的盛大之中淋漓尽致地抒写,金色的白桦树光芒耀眼,麦田的金色丰满深沉,饲草的金色是头上的皇冠,芦苇的金色柔情缠绵,蜜蜂的金色明亮璀璨,月亮的金色是自由的力量……而葵花的金色,则是置于巅峰的浓烈而隆重。李娟拥有的这一片金色王国,应该悉数属于她以及土地之上带着金色信念的人们,永恒的灿烂壮美。

李娟的文字,朴实而自然,就像那苍茫的大地,给人力量和温暖。“关于大地的,关于万物的,关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关于人的——人的意愿和人的豪情,人的无辜和人的贪心……”她用细腻的笔触,将这一切体验表达得酣畅淋漓,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渗透其中,真实地表达忧伤和孤独。在这样的文字里我找到了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对生活深深热爱的信念。

生活依旧是现实与梦想交织着,但信念是永不磨灭的希望,它足够指引我们脚下的路,足够撑起我们的未来……

